

豆子、棉花、核桃、栗子、柿子……一个个醉态朦胧：棉花自动炸开了壳，核桃狼狠崩裂了青皮，栗子的青蓬也笑得傻歪歪的，芝麻一节一节撕开自己的蒴皮。那些豆子呀，醉后惊惊乍乍的，啪的一声，把自己发射到了远处的豆叶里，就地一骨碌睡下，寻也寻不见。种豆的人熟知秋晒如酒醺，谁醉了，收拾起来都不轻省，所以他们把握着庄稼不同的收割成色。

秋晒

◎米丽宏

四季里的阳光，质地其实是不同的：春天，阳气浮动，阳光便葡萄妩媚；夏天，酷热高温，阳光也显得暴躁；冬天，阳光如女孩试探的小脚丫，肉内地暖着，萌萌的。

只有秋阳，不受温度和湿度的拖累，清爽、透明、澄净；如人至壮年，褪去混沌与呆萌，有分寸，也有力量。

秋天的阳光，是缕缕金丝，又像一把把晶钻，装饰得秋天富丽斑斓。

秋凉生白露，尤其天麻麻亮的时候，树梢上隐约缠着淡淡的雾霭，布着凉凉的露水。树叶撑不住了，一起起，一部分露珠扑沓、扑沓落在低处。当早晨斜面的阳光照进树丛，凸凸的露珠里，映出了一个天高云淡的世界。不久，露珠被阳光的刀收割去；像收割了一茬透明的庄稼。

午后，秋晒有了力量。阳光黄酒般泼在秋庄稼的地里，庄稼慢慢被晒醒了，簌簌索索，发出兴奋的耳语。庄稼和庄稼像在斗酒，拍着胸脯，摇晃着，拉着手臂，絮叨着；都有几分成熟的豪情。它们一呼一吸之间，植物香发散出来，是原香，是毛香，是原野上几分清醒几分醉意的新粮之香。

豆子、棉花、核桃、栗子、柿子……一个个醉态朦胧：棉花自动炸开了壳，核桃狼狠崩裂了青皮，栗子的青蓬也笑得傻歪歪的，芝麻一节一节撕开自己的蒴皮。那些豆子呀，醉后惊惊乍乍的，啪的一声，把自己发射到了远处的豆叶里，就地一骨碌睡下，寻也寻不见。种豆的人熟知秋晒如酒醺，谁醉了，收拾起来都不轻省，所以他们把握着庄稼不同的收割成色。比如，豆子熟个七八分就开始摘，免得它们被阳光的酒灌得拾掇不起来。

棉花的脾气，软又暖。它们用温柔的拳头撞开了蕾铃，露出一朵朵暄松的微笑。巴掌大的笑脸，不妖不媚，不施脂粉。摘棉花的人，腰里喧嚷囊囊的包袱，用手托着，像怀着孕。他们鸭子一样回到地头，把一包棉花哗地倒向床单。一团白云，哗啦啦落。

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不要紧，有秋日阳光聚在其间。

秋天的阳光，有时也薄尖尖得像刀刀，落在眼皮上，有微微的灼痛感。刀光所到之处，叶子黄了，凋落了。有的叶子，小而密，风一来，像漫天撒金雨，飒飒然，哗啦啦。地上堆金砌黄，脚一踩，喳喳响。有的叶子，大而厚，叶柄断裂时，发出惊心的一声“咔嚓”——梧桐就是这样。惊秋的说法，这便是了。杨树，再怎么拿刀砍伐，也要保持步调的整齐划一。不黄则已，说黄，一夜黄遍。风来，嗒嗒飘。树上的黄全到了地上。其实也不是，半空还有流曳的一枚枚黄。黄把空回连起来了。天地一色，壮美阔大。人走进黄里，显小了，芥子般洒在画布上。

秋晒如酒，也如刀，秋来寸草都打籽儿。那些黄蒿、莎草、野苋、红菱、车前草、马齿苋、苍耳、狗尾巴草……都褪下青春年华的葳蕤装饰，抱着草籽，摆在秋光里。最后，被秋阳晒熟，醺醉，落入泥土睡去。

秋晒照窗，是最美的光景。蒙蒙的连阴雨，突然一缕秋阳，映得人一脸明媚。秋阳，驱赶走屋子内外的潮气，也驱走心里的阴郁。

这秋日阳光，我喜欢。喜欢它尖尖的刀口缓缓划过我的肌肤，让我猛惊岁月催人的紧促；也喜欢它醉酒般醺醺之意，在温暖的午后，给人以时光的抚慰。



守望。苗青 摄



驰骋。苗青 摄

央金与“黑熊”

◎喇布格涛·央金

它叫黑熊，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看门狗，生来就有一只眼睛失明，失明的眼睛眼脸有一丝外翻，露出发红的血肉，使得很多人心生畏惧，自然对它产生嫌隙。它还有一口脆牙，参差不齐的牙齿常常包含住上唇，即便是最自然的表情也会给人带来一种滑稽感。它没有条件洗澡剃毛，可能皮毛里还夹着虱子，怎么看也不讨喜，致使它的小主人央金很少抚摸它。它叫“黑熊”，仅仅是因为它长有一身黑毛。

自从“黑熊”被带回央金家，它脖子上的链子就从未取下，她和母亲住在不到20平的仓库房内，“黑熊”成了守护娘俩的护卫。它卷缩在用废旧木板定制的窝棚里，一个凹凸不平的铁碗，就是它的全部“家当”。有时候只有一些馊饭打发它，它却吃得津津有味。“黑熊”见到央金会后脚站立摇曳着尾尖有些许白毛的尾巴，前脚热情地向她扑去，可是她不懂这是畜生亲昵主人的表达，她只会害怕的大哭大叫，直到母亲拉开“黑熊”的链条，“黑熊”会垂下那只独眼，乖乖回到自己的窝棚。

央金不爱吃鸡蛋，她把鸡蛋包在口中，趁母亲不注意便吐在“黑熊”的铁碗里，“黑熊”总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鸡蛋吃得不留痕迹。这是央金认为的“黑熊”最有用的地方，母亲却万万没想到，在拮据的条件下，最有营养的东西居然让狗给吃了。有一次母亲给央金熬了一锅鱼汤，她将汤喝完，剩下的鱼内全部倒给了“黑熊”，那天它的铁碗里还有一个沾满灰尘的馒头，看到央金倒入的鲫鱼，它用闻、舔、吃、嚼、卡诠释了整个吃鱼过程，央金站在旁边，一心盼着“黑熊”快点消灭证据，没尝过人间美味的“黑熊”哪里知道鱼刺的厉害，它停下咀嚼，像个老头似的，发出要吐老痰的前奏，一声接着一声，它着急地原地打转，链条也随之跟着旋转，摩擦在地面和碰撞在墙面上发出的声响，不得不起母亲的注意。从未有过的恐慌感油然而生，她害怕被母亲发现，试图用那个沾满灰尘的馒头盖住剩下的鱼肉，可是她的动作更加掩耳盗铃般被母亲抓个正着。母亲见状一边喂“黑熊”喝水，一边轻轻抚摸“黑熊”的脊梁，它才逐渐平静，可嘴巴却依旧抽动，它慢慢张开它的唇齿，原来一根牙签大小的鱼刺横卡在“黑熊”的咽喉部位，“黑熊”张着嘴发出急促呼吸，腹部上下起伏节奏加快。央金看着这一切，内心充满了愧疚和担忧。当鱼刺卡在“黑熊”嘴里取出的时候，母亲用愤怒的眼神看着央金，央金垂下头，自觉地走进屋里面壁思过，每一个孩童犯错误的时候泪水总是说掉就掉，而每一次都是发自内心的想要“痛改前非”。当看到“黑熊”的抽搐，一反常态的挣扎，她以为这是一场亲手造成的生离死别，只在那一瞬间她才逐渐感觉到她与“黑熊”至亲的情感，“黑熊”就是独生子女央金内心最孤独的陪伴。

自那以后“黑熊”不再吃央金偷偷吐出来的鸡蛋，只要是央金给的，“黑熊”都会歪着脑袋用那只独眼“审视”一番，它卷缩在窝棚内若有所思，像个沉闷的老者。自此央金特别苦恼，没有“黑熊”帮忙消灭证据，那些难咽又不可口的饭菜，始终还是要送进自己的肚里。也好，渐渐地一个挑食的孩子在几次尝试失败后发现那些自己不愿意吃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难咽。

有的人、有的事、有的东西在即将逝去的时候，才会让人留恋，越发珍惜，年仅六岁的央金对待“黑熊”的情感也像这样，没有了“黑熊”扑在自己身上的亲昵，看不见“黑熊”见到自己直摇尾巴的兴奋劲，她才发现这些原本不在意的举动，竟使得她想要努力去拾回，她端起自己亲自用肉皮煮的米饭，小心翼翼地靠近它，它依旧卷缩在窝棚，即使肉香扑鼻，却因看见是央金端着碗，垂涎的口水又咽了回去。央金蹲下小小的身躯，近距离地守在“黑熊”的窝棚前，它面无表情，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黑色皮毛里夹着快要掉下的旧毛，窝棚里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可即便如此，央金依旧想要伸手摸摸它，因为她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它。“别碰它，铁链也甩开，别碰你一身。”母亲见状立刻制止道。她缩回了刚伸出的手，换用脚轻轻将碗移到离“黑熊”更近的距离。从信心满满到期待再到失去耐心，央金只得选择离开，但她却躲在门后透过门缝观察“黑熊”的一举一动。这是她与“黑熊”之间玩的内心游戏。它肯定是饿坏了，方才的冷漠和无视，只是因为看见央金想起被鱼刺卡喉的痛苦经历吧，它从窝棚走出，抖了抖全身，铁链也随之发出清脆的响声，门缝后的那双眼睛一闭一睁，透过细窄的门缝她换了左眼又换看右眼，像个侦探似的生怕发出一丝动静，暴露了自己。“黑熊”慢慢靠近食物，抖下的旧毛依稀掉落在碗中，但丝毫不影响它去享用，煽动的鼻翼凑近碗边，抬起头时它的胡须和嘴唇周围的毛已被汤水浸湿，它的一举一动牵动着门缝中的双眸，当它伸出舌头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吃着碗里的食物时，那个从门缝里观察到的微视觉顿时融化着央金内心的搁置已久的“小疙瘩”。狗是通人性的，它怎么可能像人类那样有复杂的情绪和怨气，只是吃鱼刺被卡的阴影经久不散，它害怕再一次被卡难受罢了。央金像对待玩伴那样，自编自导着和“黑熊”的过家家游戏……“黑熊”有时趴在窝棚，显得高傲、冷漠、无所谓，有时候又能顺着央金的天真无邪嘶吼两声，玩累了央金便蹲在窝棚前面，她再也不怕那些虱子跳蚤，她轻触它的脊梁，稚嫩的小手一次又一次轻抚着它的皮毛……

“快看，那只狗长得好奇怪。”“那只狗长得也太丑了吧，居然还有人会养。”诸如此类的话语，一旦进入央金的耳里，就像被针刺般难受，她一方面

看着“黑熊”的模样觉得可怜；一方面又感觉那些对“黑熊”的恶言又像在说自己。可能是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的缘故，只要是家里来了客人“黑熊”都会歪着头才能看清不熟悉的面孔，它会嚎叫，拼命挣脱链条，起初给人很凶猛的感觉，但只要母亲挥手让它安静，它便会前脚合心做出“恭喜”的姿势，都说狗带财，“黑熊”的这一系列动作让客人们认为是即将走财运。随即围绕“黑熊”的话题成了大人们聊天的开场白，他们甚至给它起了更加直接的名字，诸如“偏花儿、脆牙、地包天”等等揭露缺陷的名字。原本一只普通狗也不足挂齿，可他们可以用它的先天缺陷引申很多无关紧要的话题，或许只是因为它的不会反驳才能那样肆无忌惮的当面谈论，一只看门狗的追求除了忠诚就是食物，它本来就不会在乎人类对自己的任何评论，可是她的小主人央金内心却是五味杂陈，原本就怀揣着对“黑熊”的无限愧疚，再加上给“黑熊”起的这些绰号，小小的内心萌发出打抱不平的愤怒，她没有礼貌的嘲着客人们吼道你们才是偏花儿，你们才是地包天，它有名字，叫“黑熊”。她钻进被窝伤心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幼小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完全的爆发与伤害，她甚至向母亲提议换只稍微好看的狗。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看门狗都不进主人的屋子，有人说尾尖有白毛的狗是专门招魂的，也是鬼魂的向导，不过与“黑熊”共同生活的782天里，它终究只是用来吓唬小偷和“醉汉”的忠诚卫士。央金常常被它半夜的嚎叫惊醒，母亲则壮着胆子从门缝中观望，央金躺在床上捂紧被子脑海里早已勾勒出各种90年代香港恐怖片里的精彩画面。“没事，是一只猫”母亲宛若放松状态安慰道。“黑熊”依旧不停嚎叫，深夜里的狗叫穿透了寂静的夜空，也不知道多少人被这恼人的狗叫吵得烦躁不安，无法入睡。偶尔伴随着这样的夜晚，总会让人心惊胆战，更何况那是央金与母亲共相伴的一个个深夜，那间六米高的仓库房，连小声说话都自带回声，里屋窗户上的玻璃不知道被谁用石子击落半截。母亲只好用一块硬纸壳修补。时不时一只黑猫还会趴在哪儿用深邃的眼神望向躺在床上的央金，看得人心慌，有时候醉汉会敲破玻璃，在月光的映衬下，从里屋看得到他特别高大的影子，那扇一脚便能踹开的房门上里里外外甚至上了三把锁，央金和母亲时常面对孤独害怕，屏住呼吸不敢出声。“黑熊”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是耳朵却是灵敏得很，它忠诚的吠叫能给央金和母亲带来安全感，也能吓跑醉汉、小偷，甚至是一切靠近这间仓库房的生物，这才使得央金和母亲每晚能够安稳睡觉。

可是有一天母亲像往常那样一大早便为她炖好肉皮切好青菜，可能因为夜间巡逻的疲惫，母亲端上早餐时，它还在窝棚保持睡眠姿势，同时也是反常的姿势，那口被人嘲笑的脆牙咬

着舌根，嘴角挂着一丝白沫，碗里还剩下没吃完的饭菜，一切现象足以证明“黑熊”死了。“‘黑熊’都已经死了……”央金听闻立马从被窝里爬起，来不及穿上裤子的她，拉起“黑熊”的链条，将它从窝棚拖出，可它至始至终都保持一个姿势，毫无反抗，这是央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带给自己的痛苦。起初的央金真的以为“黑熊”只是冻僵了而已，辩解道：“妈妈，你看它还在睡觉。”母亲难掩内心的不舍拿着还没来得及喂它的早餐解释道：“你看它的四肢都变硬了。”“它肯定冻僵了，把它放在电炉下面烤烤吧，烤化了，它就会醒过来。”央金依旧不依不饶，因为她不懂得很多动物死了尸体会变僵硬的道理。

虽然只是一条很普通的看门狗，它与人类没言语的交流，却也丝毫不会影响人与动物之间特有的情感，母亲深知年幼孩子面对死亡时那份质疑和痛苦，她轻轻取下挂在“黑熊”脖子上的链条，由于长时间的摩擦脖子上已没再长新毛，甚至稀疏能见到被勒出的发红印记，她将早已发现的“黑熊”的尸体抱回屋内，放在电炉下面，那是“黑熊”第一次进主人家门，却再也没有醒过来的一次。央金始终无法接受“黑熊”死亡的现实，导致最终毫无掩饰的放肆哭泣，她娇小身体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似乎在告诉周围邻居们一个悲惨的现实，我家“黑熊”死了。那一天“黑熊”再一次成了周围邻居讨论的话题，他们有的说“看门狗很好养，再找一只也许还好看些呢。”有的却发出疑问“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死了呢？”还有的却说“它口吐白沫没准儿会不会晚上它嚎叫太厉害，让人给喂了鼠药了？”

听不见“黑熊”的吼叫，看着空荡荡的窝棚，碗边还留有被它咬过的牙印，以及还没来得及打扫的粪便和未散去的味道，关于“黑熊”的一切已然成为央金和母亲各自的回忆，而她们都将接受和面对没有了这条看门狗守护的事实。她和母亲将“黑熊”葬在了它的窝棚旁，小小的坟墓前，央金找来一个废旧的木板，用烧过的木炭歪歪倒倒地写下了，爱犬“黑熊”之墓的字样，或许这是央金内心表达对“黑熊”缅怀最庄重的仪式。

然而时间总是会淡化一切，生命中总有过往和留恋，不舍与失去，这是生命旅途中面临的一堂必修课，那段没有“黑熊”守护的夜晚，母亲和央金从害怕、担心和不习惯到面对现实、勇敢和适应。她们没有时间去追查“黑熊”的死因，那是因为生活的意义没有赋予她们这份职责。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央金家还养过四条小狗，那是条件改善后用以丰富生活的宠物狗，或者说是珍爱生命的不同表达方式，也面临过四次不一样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每一次都激发出内心深处的沉痛，它们以自身的力量诠释生命的价值，而央金也在面对不一样的情感中逐渐成长，成人。